

琼岛风情

传统碰上现代，会产生怎样的火花？在被称为“海口西海岸最后一个渔村”的荣山寮村，你可能会找到答案。

在这里，你能看到渔民们躬身修补渔网的认真模样，也能目睹青少年尽情体验水上运动的兴奋表情，你能看到由火山石建造而成的一间间年代感十足的乡村老屋，也能找到充满现代气息的书屋、民宿、酒吧、咖啡馆……新旧生活方式的交相辉映，让这座古老的渔村，烟火气更加浓厚。

# 荣山寮渔歌新唱

## 老渔村变身网红村：

本报记者 黎鹏

海边集市声名在外

寮，在汉语中意为简易的小屋、窝棚。据史料记载，荣山寮村所处的这片海滩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迹罕至。后来，附近一些村庄的村民出于便利捕鱼的考虑，在沙滩上搭起了茅草屋，用于临时休息。长此以往，越来越多的渔民慢慢将之当成了长期居所，其中又以荣山村渔民占多数，因此得名荣山寮村。

在长期的捕鱼历史中，一代又一代荣山寮村民总结了许多经验。荣山寮村村王继武说，村里的渔民依据潮水涨落情况进行渔猎，一般十天一个周期，又称“流水”。这十天里，渔民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放网捕鱼、收鱼、晒网。

荣山寮村的渔民们还形成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海产品拍卖模式——出海捕鱼归来后，他们会在沙滩上铺好渔网，将竹筐装满，对收获水产品直接进行拍卖。拍卖的货物以堆来估价，顾客公开叫价竞购，价高者得。海口市民郑珊的家离荣山寮村有半个多小时路程。即便如此，只要一有时间，她都会和朋友们驱车进村“赶集”。

“渔民们带来的渔获十分鲜美，价格也很公道。我们一般在网上获取鱼市时间，提前过来等渔船归程。”郑珊说。

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，荣山寮村的周围不仅建起了火车站、港口等交通枢纽，居民小区、商场、产业园区也不断涌现，一些外地游客在不经意间发现了这个僻静的村庄，发现了这种海边拍卖渔获的模式，越来越多的游客也慕名而来。

村里的年轻渔民们从中看到了机会，充分利用网络不断探索销售新办法。有的建起顾客微信群，分享渔船返回时间、捕鱼品种的消息；有的通过抖音、视频号等平台发布捕鱼视频、直播展示渔获，吸引游客提前预订……“触网”后，渔民们能够更好利用海边拍卖鱼市，为未来发展创造更多可能。

多元业态扮靓村庄

夕阳时分，漫步荣山寮村的海滩，一间被晚霞映照的白色房屋映入眼帘，这间辛生书屋，与周围的热闹略有格格不入。

辛生书屋主人辛佳静原在北京从事餐饮行业，有时会到海南度假。2022年，一次外出旅行，她无意间发现了荣山寮这个小渔村。

“在海边开一家书屋，是我心里的一个梦想。”不久后，辛佳静在海边租下了房屋开始装修，经过大半年反复的敲敲打打，书屋在去年投用。

为了保持书屋里良好的阅读氛围，辛佳静坚持采用预约制，每天接待18人，但前来问询的人还是络绎不绝。“说实话，一开始我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前来。在书友的留言里，我读到了大家对这个安静空间的珍惜。”辛佳静说。

和辛佳静一样，被当地优美而原始的自然风光所吸引，许多年轻的创业者在荣山寮扎根下来，进行了一系列尝试，在他们的努力下，民宿、酒吧、咖啡馆、音乐餐吧、露营地等一系列新业态在荣山寮村涌现，让这个小小渔村渐渐形成独有的文艺范。

看到村里的人气越来越旺，荣山寮村许多外出的年轻人也开始回村发展。80后返乡创业大学生符德福就是其中之一。他常年在外从事水上运动工作，目睹村里的游客越来越多，他将自家的房子改造用于帆船帆板培训，一方面为游客提供体验式服务，另一方面给村里的孩子开展帆船帆板培训。

如何让网红变“长红”？

如今，作为网红的荣山寮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人气，行走在村中，随处可见外地车辆经过。那么，如何保持“长红”不衰，也引起了符德福在内的一些年轻村民的思考。

“讲好村里的故事很重要。”在回村发展后，符德福便建议村里利用公众号等新媒体手段扩大影响力，他和村委会干部们明确了公众号定位后，积极外出取经，打造了一批有亮点的宣传产品。

“考虑到游客们不掌握海边鱼市的具体情况，有时候大老远跑过来扑了个空，我们梳理好每月的鱼市时间表，在公众号上发布，并在后台回答粉丝们的相关疑问。”符德福说，他们还会利用公众号宣传荣山寮村的历史文化、风土人情，让更多的人了解村子。

“目前，进驻到村里的企业已经有近二十家，它们在给村里带来新业态的同时，对村民传统的生活方式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受外来企业发展的启发，我们也成立了文旅公司，计划发展休闲渔业。”荣山寮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符德关说，希望将来在政府的引导下，做好传统渔业与现代新业态的深度融合，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好。



一群热爱水上运动的游客准备体验帆船项目。

潮人潮品

# 创新琼剧 以戏育人

## 琼剧演员徐芳丽：

本报记者 邱江华

身着一身明艳戏服，徐芳丽唱起琼剧来，眼波流转，身姿飒爽，余音绕梁，让听者如痴如醉。作为定安县琼剧团的主演和编创，徐芳丽从“半路出家”到挑起重担，这条路走了三十余年，对于琼剧，她乐此不疲。

日前，徐芳丽获得2023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。这在她看来，是一份荣誉，也是一种激励。“琼剧是海南的文脉，我有责任将其推广、传承，将琼剧的艺术魅力弘扬到更远、更广阔的地方。”

**创新**  
武戏让停演七年的琼剧团“新生”

“都是缘分使然。”回忆起与琼剧的结缘，徐芳丽感慨道。1990年，16岁的徐芳丽陪好友去定安县琼剧团应聘，没想到自己

却被考官看中，并通过面试，就这样开始了琼剧演员的生涯。

徐芳丽说，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琼剧演员，不仅要练习唱、做、念、打等基本功，更要学习领会、揣摩戏剧人物的情感和表现形式。

凭借着满腔的热情和勤学苦练，徐芳丽在舞台上的一招一式、一颦一笑，都非常贴近角色，颇具风范。她有了塑造人物、挖掘人物性格的兴趣，感受到了琼剧的魅力。

然而，20世纪90年代的海南，随着时代发展，琼剧这一传统戏曲的文化市场受到了多种因素影响，定安县琼剧团经营每况愈下，甚至停演。

2008年，定安县琼剧团在困境中挣扎复演，当时新任的团长黄茂安是徐芳丽的爱人。如何走出属于琼剧团自己的路？夫妻

俩一直在找突破口。

“长期以来，各琼剧院演出的剧目主要以风花雪月、才子佳人的文戏居多，鲜少有充分展示戏曲把子功、毯子功的武戏。”徐芳丽和黄茂安决定另辟蹊径，用武戏让停演七年的琼剧团重获“新生”，琼剧《百花公主》进入了他们的视野。

很快，经徐芳丽整理改编后的《百花公主》正式推出，她还担任该剧女主角“百花公主”，观众反馈热烈，使得剧团一时声名大振，这也给徐芳丽带来极大的肯定和鼓舞。自此，她开始演员、编剧两肩挑。

2011年，徐芳丽主演了传统琼剧《流芳千古》里的湖阳公主，她扮相靓丽，表演真实自然，人物活灵活现。该剧目让剧团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，甚至先后赴马来西亚、印尼和泰国等地演出，徐芳丽也逐渐小有名气。

而后几年间，徐芳丽集中发力，先后创作了琼剧《秦香莲》《定安娘》《父爱如山》《母瑞红云》《祖宗海》《第一面国旗》等原创琼剧剧目，每一部都好评如潮，多次斩获省内外奖项。

**传承**  
持续开展“戏曲进校园”活动

“尽管走上琼剧艺术创作的道路，但我却越写越惶恐，越写越

谦卑。”徐芳丽坦言，在持续的“高产”“优产”之后，她陷入了焦虑，也开始思考，该如何传承创新让琼剧持续保持生命力？

表演人才的匮乏，是海南琼剧在传承和发展中面临的一大困境。

在一次与行业前辈的交流中，徐芳丽了解到“戏曲进校园”这种形式。“琼剧的传承和发展光靠我们这代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，弘扬琼剧艺术，必须从孩子抓起，‘戏曲进校园’就是很好的方式。”徐芳丽说。

2014年开始，定安县相关部门开始在全县推进“琼剧进校园”活动。定安县第一小学是第一批活动试点，由外聘琼剧专家及学校老师组成琼剧教研组，开设琼剧课堂。徐芳丽成为第一批特邀教师。

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徐芳丽和爱人想出了用古诗词编创琼剧曲目的方法，以通俗易懂的形式让孩子们逐渐了解、接受和喜爱琼剧的法子，并实施到琼剧教学中去。如今，“琼剧进校园”已逐步推广至全省多个市县的中小学校，仅定安就有近十所中小学校开设相关课程。

徐芳丽也挖掘了不少好的琼剧苗子，经过精心培养，至今已有10多位学生考上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继续学习琼剧，其中有5位被选送到中国戏曲学院附中学习，为培养琼剧后继人才奠定了很好的基础。



徐芳丽琼剧扮相。受访者供图

一方乡土

白沙民间收藏者符建阳：

黎族老物件藏着『无价之宝』

本报记者 刘宇珩

繁复华丽的龙被、纹样精美的织锦、刻满岁月痕迹的藤编和木制器具……走进白沙黎族自治县一家即将开业的民营公益性博物馆，映入眼帘的是各式各样的非遗工艺品和黎族老物件。它们被分门别类收纳在不同的展柜中，或鲜艳细腻，或质朴粗犷，展露经过时间的淘洗和沉淀的痕迹，无声诉说着黎族儿女的纷纭往事。

“一共1300多件，远古的黎族先民的树皮衣，近期的有黎族老一辈制作的双面绣和各类农耕工具。”收藏这些物件，博物馆创办人符建阳花了20多年，“透过它们，你可以感受黎族工艺之美，看到黎族人的记忆与智慧。”

现如今，这些得来不易的藏品，终于要和大众见面了。

每件藏品都是历史见证

一件件藏品，是通往古老岁月的门，是封存记忆的盒子。“黎族人没有文字，这些物件记录了我们的历史和文化。”符建阳讲述与这些藏品初次“见面”的场景。

树皮衣相当罕见，符建阳在一间船形屋的角落发现了它们。常见的藤腰织机是几根长短、大小不一的竹棍，而符建阳收藏的几套，上面都雕刻着精美图案，“你看，有刻花鸟的，也有刻图腾的，说明一些家境殷实的黎族先祖，开始追求生活品质了，对器物有自己的审美。”

最具生活气息的，是各类手作的器皿和生产工具——藤编的器皿结实耐用，制成衣篓、米篓、腰篓，做成茶壶茶杯能滴水不漏；另外，还有动物皮做的腰包、牛角做的火药桶、牛皮凳……

众多展品中，最罕见的就是一条《婚礼图》织锦筒裙，是符建阳在三亚好不容易才找到的。裙身用织锦艺术记录了黎族婚礼上“迎娶”“送娘”“送礼”等主要场面，可以看到长长的队伍中，有人牵着牛，有人举着火把，中间是一群轿夫抬着新娘的大花轿，栩栩如生。“这种筒裙是黎族姑娘出嫁时到婆家拜堂时穿戴的，一生中只能穿一次。”符建阳说。

攒够千元踏上收藏之路

收藏是一门“烧钱”的爱好。而原本家境贫寒的符建阳，是如何走上这条路，并坚持至今的呢？

“一开始接触非遗工艺品，是为了赚钱。”符建阳坦言。2001年，符建阳偶然遇到一群岛外来的商人，在白沙挨家挨户收购黎族手工艺品。那时，许多技艺还未纳入非遗项目，符建阳只觉得有钱可赚，便帮这些商人四处搜寻物件。

起初，他搜罗到的黎族工艺品，在怀里还没焐热，就卖出去了。时间一长，他却觉得心里不是滋味，“有些东西家家户户有，有的卖了就再也找不到了，长此以往，我们黎族文化的根就丢了！”符建阳心绪复杂。

2003年，终于攒够1000元本金的符建阳，决定开展自己的收藏事业。钱不多，只能“一边卖些黎族人可以制作生产的工艺品，一边留存些罕见的。”他收藏的第一件工艺品，是白沙特有的鸽子纹双面绣，这是他母亲最爱的纹样。

为黎族人留住无价之宝

二十多年来，符建阳攒了不少藏品。前来鉴宝的，无不十分艳羡：“这些东西很值钱吧，卖出去可就发财了。”可他只摆手，坚定地回答：“我不卖！”

在他看来，这些可都是黎族人的无价之宝，他只是有幸成为这些藏品的看守者。

“当年，大家把这些老物件卖给我，都是生活所迫。”符建阳说，一些废弃的耕地工具也就罢了，这些手工制品，都是黎族人在那个自给自足的年代，为自己和家人制作的，附着制作人的巧思，寄托着一家老小对美好生活的期待。若不是为了生计，谁都不愿意掏出来。

如今，这些老物件全以展品的形式，回馈给社会大众，总算了却符建阳多年来的“一桩心愿。”这是第一步，等博物馆运作起来后，我还要在周围打造一些非遗技艺体验馆，让这些古老的技艺在未来常常常新、常学常新。”他说。

符建阳研究黎族“双面绣”织锦上的图案。白沙黎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供图



看海南